



“不可忘记阶级斗争”小丛书

石卑

BEI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《不可忘記階級鬥爭》小叢書

石卑

本社編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碑

本社編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：社0084 (中、高)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6 印张14/9 字数23,000

1965年7月第1版 196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-9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3123

定价：(4)0.10元

告小讀者

《不可忘記階級鬥爭》這套小叢書，是編給小學中年級和高年級的小讀者看的。為什麼要編這樣一套書呢？

我們新中國已經建立十五年了。十五年前，現在在小學讀書的小朋友，都還沒有出生，對新中國誕生前的舊社會是個什麼樣子，知道得很少，或者一無所知。在舊社會里，地主階級、資產階級對農民、工人進行野蠻的、殘酷的剝削和壓榨，他們用血腥的雙手霸占了農民的千萬畝良田，在千百萬農民的白骨堆上筑起了高樓大廈；他們雇用工人勞動，用盡各種毒辣的手段進行剝削，使自己變成大富翁，而勞動人民則過着苦難重重、不如牛馬的生活。同時，舊社會的反動政權，又代表剝削階級，對勞動人民進行政治上的迫害。對於過去這些階級壓迫、階級剝削，我們不能不知道，也不能忘記掉。在我們當前的新社會

里，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，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并没有死心，他们仍想骑到劳动人民头上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叫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，并学会识别牛鬼蛇神，向他们进行斗争；不懂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，就不懂得革命。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小丛书的目的。

这套书里的故事都是真实的，每一个故事前面，都附有阶级压迫、阶级剥削的物证。这套书将分成十几本出版。

在《碑》这本书里，前面四篇通过立碑过程，揭露了旧社会封建统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劳动人民的残酷迫害；最后一篇《“羊坟”仇》，写恶霸地主的横行霸道，强诈硬欺的罪恶行动，这些故事也反映了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。

編 者

目 录

告小讀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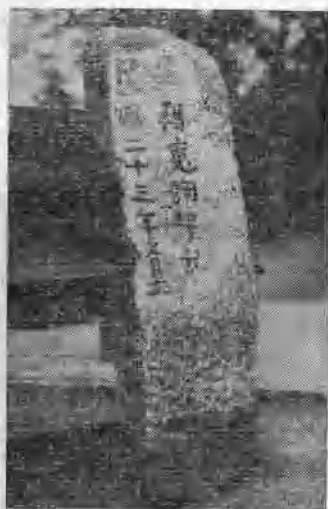
狗碑的來由 · · · · · 1

活人碑的故事 · · · · · 12

牛碑血泪 · · · · · 22

鳴冤碑 · · · · · 30

“羊坟”仇 · · · · · 37



狗碑的来由

地主的狗死了也要立碑，这对在新社会中长大的少年读者来说，一定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吧。可是，在山东省阶级教育展览会上就摆着一块狗碑。看到这块碑，你不能不怒火上升；看到这块碑，你不能不对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地主阶级产生深仇大恨。如果你再仔细听听这块狗碑的来由，你就会了解旧社会是怎样的暗无天日。

下面就是这块狗碑的来由。

三十年前，当时的山东省文登县黄山区南下河村（现属荣城县人和公社），有个恶霸地主名叫张凤楷。这家伙还是国民党的黄山区区长，真是家大业大，有钱有势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他“跺跺脚四面八方都动弹”。他凭着区长的权势，随意派粮派捐，硬



剥老百姓的皮，老百姓被他逼得缺吃少穿，他的家业却越滚越大，老百姓饿得皮包着骨头，他却吃得像头肥猪。这块臭肉生有一个儿子，名叫张奇。张奇长得和他老子不一样，小头小脑像个枣核儿，两只老鼠眼，一对搭拉眉，天生的一副贼模样。这小子长得虽不像他老子，可对待老

百姓的狠毒却和他老子一模一样，他成天盘算着如何拿穷人开心。他经常带着一帮打手，东游西逛，赶集上店，见到好吃的伸手就拿，见到誰家的青年妇女长得漂亮就上前調戏。他还养着一条大恶狗，每次出门都带上，要是见到哪个人不顺眼，他用手一指：“嗖！給我咬！”那恶狗随即张牙舞爪、恶狠狠地扑去，有的老人被狗追得踉踉跄跄，有的小孩被狗咬得鮮血直流……每当这时，张奇这小子就拍掌大笑，别人的极大痛苦成了他最大的乐趣。当时，老百姓恨透了张凤楷父子，暗地里都罵他們父子是“狗老爷”“狗少爷”，罵他們父子和那条恶狗是“狗恶霸”。

有年六月十八日的晌午，毒辣辣的太阳当头直照，张奇嫌天热沒再出门寻开心，躺在葡萄架底下握着扇子图凉快，那条恶狗见主人不动弹，就自己溜了出来。常言說“狗仗人势”，这话一点也不假，这条狗平常咬人撕人惯了，一见好吃好咬的东西就眼紅。在村头上有一群鸡正吃食，恶狗一见，尾巴一挺就往上扑，吓得那群鸡扑楞楞钻了青紗帳，它就在庄稼棵里撵起鸡来。撵了一阵，因有庄稼棵挡着，也未撵

上。当它跑到一片小树林里，只见有一个小青年正光着脊梁割草，这狗撵鸡撵得眼红了，一见有人，“噢”的一声就朝着小青年的身上扑去。



这小青年名叫陈竹青，是南下河邻村北齐山贫农陈緝〔即〕乾的儿子。穷人家的工夫少，他想趁中午歇晌的时候来割点草回去喂牲口，树林子里气闷，热得他浑身直淌汗，脑子直发晕，当狗朝他扑来时他并未觉着，等到狗爪子眼看要落在他的脊梁上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他急忙一翻身，狗的两爪扑空了。小青年一见是地主的恶狗，又见这狗如此的欺负人，气得额上青筋直蹦，拿起手中锋利的镰刀，朝



震得上面的座钟、帽筒、茶壶、茶碗乒乓乱响，立即把区公所所有的乡丁召集起来进行训话，叫他们限期破案，要是找不出杀狗的人就砸掉他们的饭碗。这帮爪牙奉到命令，自然挨家挨户进行恐吓威胁。

陈竹青杀狗的事到底叫地主打听出来了。这时，陈竹青的父亲陈緝乾一听风声不好，就叫儿子先避一避。

隔天一清早，乡丁果真来抓人了，找不到陈竹青，就把陈緝乾老人五花大绑地捆进伪区长家。张凤楷正躺在床上抽大烟，对张奇说：“我没工夫和他磨牙，这堂你去过。”张奇一听，转身到了正厅，在当中一坐，老鼠眼一瞪：“叫他跪下。”乡丁们一听，朝着陈緝乾腿弯子猛的一脚，老人就一头撞在砖地上，血，从他那斑白的鬓角淌了下来。张奇把桌子拍得山响：“你儿杀了我的狗，非叫他偿命不可！”这时，陈緝乾已气得胡子直哆嗦，冷笑一声：“我儿已经走了，就剩下我这把老骨头，你看着办吧！”张奇拍着桌子直喊：“给我打！给我打！”陈緝乾老人真有骨气，当堂挨了一顿打，半声也没吭，两眼盯着枣核子脑袋的

张奇。张奇被他盯得汗毛直竖，连说：“先把这个老东西押起来。”第一堂就这样结束了。

陈緝乾老人被捆走后，他的老伴自然害怕，想找本村有头有脸的人物去讲讲情。这北齐山也有家地主，名叫陈国贞，也是个有名的“刀子心”“搜扒手”，见钱就往家里搜的家伙。一见陈緝乾的老伴来找他，觉得发财的机会已到，就说：“你家竹青也真胆大包天，区长家的狗也敢杀。这事我本不想管，但看在本庄本地、当家本族的面子上，我只好跑一趟。可是我空着手去能行吗？这年头离了钱哪能办事！”陈緝乾的老伴听了，只得东借西凑，凑了一笔钱送到陈国贞手中，陈国贞这才迈着八字步进了伪区长家。

陈国贞见了张凤楷，先向伪区长家死了狗表示“懊恼”，接着又陈述了一番，要张凤楷先将陈緝乾放回。张凤楷听了，把大烟枪一摔，冷笑一声：“难道就便宜了他？”陈国贞笑道：“当然不是轻轻放回！”接着他出了个主意，要叫他被麻戴孝，当狗孝子，为狗父发丧。这样可使四方农民都知道张凤楷的厉害。而陈竹青也定然认为事情已了结，会坦然回乡，那时，

可再乘其不备，再来收拾他。张凤楷一听，哈哈大笑，說：“就依老弟。”

就这样，陈緝乾老人被放了回来。他一进家，听老伴說他是花錢贖回来的，还得为狗发丧，就气得昏了过去。等到醒过来，他坚决不干，掙扎着要去县里告。但老伴拉住他哭着說：“你就別去啦！他們張家有錢有勢，我們拿什么跟他們斗呀！为了孩子，还是暫且忍下这口气，这样，咱竹青也能有回家的一天哪！”陈緝乾长叹一声，眼泪嘩地淌了下来。他忍痛把自己的那副棺材板給狗做了棺材，把家中仅有的一床破被鋪进棺中，再把已經臭得生蛆的死狗放进去。然后把棺材停在自己的正屋里……出殯这天，还被追花錢扎了四个紙人，抬到坟上烧了。

給狗出完殯，陈緝乾越思越想冤气越难消，恼恨交加，就臥床不起。在大口吐血数日之后，这位飽受苦难的七十岁的老人，滿腹含冤地离开了人間。他死了不久，他的老伴觉得男人死得屈，再加上想儿子，天天哭，茶飯不进，時間不长也就死了。几家穷邻居，把陈竹青的母亲埋掉之后，偷偷給陈竹青去信，叫他

千万不要回家，免得再叫狗恶霸抓去。陈竹青一听爹娘死得这样惨，朝着家乡磕了几个头，就过起到处流浪的生活了。

好端端的这样一个家庭，因为地主的一只狗，竟被逼得死的死、逃的逃，爹娘父子不能相顾。大家細想，这旧社会是多么的黑暗！这地主阶级是多么的可恶！

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。那狗恶霸父子折腾完了陈緝乾，对陈緝琪、刘廷全等人也没放过。他派乡丁把他们押进区公所，最后逼着他们答应给狗立碑才算了事。这座狗碑就是这样来的。碑文刻的是：“遭祸冤狗碑記”。

真正遭祸含冤的人们被逼得家破人亡，仗势欺人的地主看家狗却被写成受害者，这就是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封建统治阶级的天理王法！

如果要问张凤楷、张奇父子到后来怎么样了？这两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，当然逃不脱人民的制裁。一九四二年这里解放了，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拨开云雾见青天。在群众公审大会上，受尽张凤



楷父子欺压迫害的人们，声声血泪地控诉了狗恶霸父子的罪行。在群众诉苦之后，当场枪决了张凤楷。群众欢呼着，眼里含着高兴万分的泪水，纷纷扛镢拿锹，刨平了狗坟，拉倒了狗碑。可惜的是，那两位真正遭祸含冤而死的白发老人，他们没有亲眼看到这个翻天覆地的场面。

吕曰生 编写

金立德 插图

